



2025年10月20日 星期一  
農曆乙巳年 八月廿九

E-mail:jjb419@yahoo.cn



## 海疆定約 中琉宗藩關係之始

琉球群島地處中國東海東部海域，由大隅、吐噶喇、奄美、衝繩、宮古、八重山六大群島及附屬島嶼構成，總面積約4644平方公里，其中，面積1208平方公里的衝繩島是其核心主島。

明洪武五年(1372年)，剛結束元末戰亂、實現全國大一統的明朝，正着力構建以“天朝上國”為核心的東亞朝貢體系。為將琉球納入這一體系，明太祖朱元璋特命行人楊載為正使，攜帶加蓋御璽的詔書從福州港揚帆啟航，前往彼時尚未統一的琉球。

彼時的琉球，正處於“三山時代”：中山國、山南國、山北國三個王國各自分立，互不統屬。更棘手的是，琉球多島環海卻“地無貨殖”，既無豐富物產支撐貿易，航海技術也極為落後。這般窘迫讓中山王察度敏銳察覺到，與國力強盛、文明發達的明朝建立聯繫，不僅能獲取急需的經濟支持與技術援助，更可借明朝的政治影響力穩固自身統治。

於是，當楊載的船隊抵達中山國，在莊重的儀式上，宣讀朱元璋“願與琉球通好、共沐天恩”的意願後，察度當即表示願意歸附明朝，并派遣弟弟泰期作為中山國使者，隨楊載一同前往明朝朝貢。自此，琉球中山國正式納入明朝藩屬體系，中琉宗藩關係的大幕，就此緩緩拉開。

中山國與明朝的友好互動，讓山南、山北兩國看到機遇。明洪武十六年(1383年)，山南王承察度、山北王帕尼芝相繼效仿中山，派遣使者赴明朝朝貢，主動納入藩屬體系。至此，琉球列島的“三山”全部成為明朝藩屬，中琉宗藩關係的覆蓋範圍從中山國擴展到整個琉球列島。

隨著雙方往來日益密切，“冊封”成為明琉關係深化的核心紐帶。明永樂二年(1404年)，明朝派遣太常寺少卿趙居仁、行人張洪為正副冊封使遠赴琉球，正式冊封中山王武寧為“琉球中山王”，武寧成為琉球歷史上首位經中國朝廷正式冊封的君主。

此後，中琉之間形成了一套穩固的邦交體系。即琉球每任新任王即位前，必須派遣使者赴中國(明代至清代)請求冊封，唯有經中國朝廷派遣冊封使抵達琉球、舉行正式冊封儀式後，王位才算具備合法地位。而作為藩屬國的琉球，需遵循約定定期向中國朝貢，中國則為琉球提供軍事保護、技術支持與文化滋養，小到農具改良，大到歷法制定，皆對琉球傾囊相授。

據《明實錄》統計，僅明洪武至嘉靖年間，琉球入貢就達280餘次，頻次遠超同期其他藩屬國，足見兩地關係的密切。但跨越海洋的往來并非坦途，海上航行的不確定性，讓部分琉球使臣未能走歸途，永遠留在了異鄉。其中，位于平潭的琉球墓群，便藏着這樣一段與使臣相關的過往。

## 碧海風殤 平潭史痕裏的琉球記憶

沿着平潭鐘門村貓頭嶼山南麓的小徑下行，穿過一片灘塗，便能看到平潭琉球墓群。這座墓群背北臨海，分上下兩層呈臺階式排列，每層長4米、寬17米，占地面積約160平方米，三合灰土封頂的墓前，粗石條墓碑上刻着墓主的姓氏、職務與籍貫。

平潭考古遺址公園保護與發展中心副主任李磊說：“結合墓碑‘那霸府接貢船’‘那霸大夫’等碑文，以及史料記載的接貢船漂沒事件可推斷，這座墓園是嘉慶十二年(1807年)琉球接貢船在平潭蘇澳海域觸礁沉沒後的罹難者墓。”

嘉慶十一年(1806年)，琉球王世孫尚灝按慣例，先派遣耳目官楊克敦、正義大夫梁邦弼赴華朝貢，并請求朝廷派遣冊封使，正式冊封自己為琉球國王。次年，又派遣正議大夫蔡邦錦、在船都通事阮文光，率領105人的船

晨光剛漫過平潭鐘門村貓頭嶼的海平面，就把灘塗染成一片暖金。青灰色墓身沾着夜露凝結的水珠，順着碑角緩緩滑落，將“琉球接貢使墓”六個刻字浸得愈發清晰。不遠處的海面上，幾艘漁船緩緩駛過，仿佛連時光都在這片臨海墓園處慢了下來。

當平潭的晨光漸盛時，百餘公里外的福州倉山區上渡街道琉球墓園，早已浸在草木的清香裏，陽光透過枝葉的縫隙，在碑牆上投下斑駁的光影。10座墓葬沿着緩坡排列，墓前的石供桌雖覆着薄塵，却仍能看出當年的規整。

兩處相隔百裏的琉球墓園，如同兩顆被時光妥善存貯的印記，深深鑄刻在福建的土地上。它們不僅串聯起古代中國與琉球王國綿延500年的貿易往來與文化交融，更以無聲的姿態，訴說着福建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，在中外交流史上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。

# 滄海遺珍 情誼永續

## ——閩琉交往的歷史脈絡與當代回響

福建日報見習記者 劉宇捷 記者 郭雅榮



位于福州市臺江區的柔遠驛，明清時期專門用于接待來閩的琉球人。(資料圖片)

隊赴閩，計劃接回貢使楊克敦、梁邦弼，并採購當年所需的中國商品。

可誰也沒料到，船隊剛行至琉球馬齒山附近海域，一場突發的強風暴便席捲而來。船帆被狂風撕裂，船身也多處受損，失去航行能力的船隻祇能隨風漂流，最終漂至平潭觀音澳暫避。

平潭同知候補知府于天澤得知消息後，立即組織當地工匠搶修受損的琉球船隻。同時于天澤考慮到蔡邦錦是琉球重要使臣，專門派車馬將蔡邦錦與11名隨從從陸路送往福州安置，避免其在海邊久待受凍。

彼時福建沿海海盜活動頻繁，為保障琉球船隻後續航行安全，福建巡撫張師誠特意下令，讓閩安協水師副將徐浦前往觀音澳護送。可清軍兵船未到，那邊琉球接貢船隊卻等來了難得的順風。船員們急于完成使命，不顧平潭地方官員攔阻，執意解開纜繩駛出觀音澳口。天不遂人願，船隊剛駛入鐘門洋面，又一場強風暴驟然而至，琉球船在巨浪中失控，重重撞向暗礁，瞬間破碎解體。

這場海難最終造成63名琉球船員溺亡，僅30人僥倖生還，船上攜帶的冊封咨文、琉球特產等盡數沉入海底。平潭地方官員見此情景，不忍逝者“魂無歸處”，特意購置棺木，將63名罹難者的遺體合葬在貓頭嶼山南麓——這便是如今平潭琉球墓群的由來。

獲救的30名琉球人被妥善安頓後，清廷不僅按“藩屬國遇難人員”慣例加倍發放撫恤銀，嘉慶帝還額外賞銀500兩，讓使臣帶回琉球分發給罹難者家屬。此外，因為船上原本要獻給朝廷的物品全沉入大海，蔡邦錦只好向福建督撫申請借5000兩銀子置辦敬奉天朝的物品。嘉慶帝得知後又特批：2500兩從國庫支出，剩餘2500兩由福建督撫從地方經費中補足。

“從這次接貢船漂沒事件能明顯看出，清朝一直奉行‘懷柔遠人’‘待以寬和’的外交政策。”李磊指出，清廷不僅大力賞恤琉球罹難使臣，還積極賑濟隨船民衆，既體現了對琉球的優待與保護，也加強了中琉政治、經

濟、文化聯繫。

## 舟楫載道 朝貢紐帶串起交融之路

在中琉宗藩關係存續的500餘年間，大批琉球人跨越東海而來，在中國開展外交、求學、貿易活動。福州作為朝廷指定的中琉交通港口，自然成為琉球人的重要聚集地。部分琉球人因舟車勞頓、水土不服或急病客死他鄉，受限于當時的運輸條件，遺體無法歸鄉，祇能安葬于此。

福州上渡街道琉球墓園占地約2117平方米，園區外圍磚砌牆體刷着紅漆，正面嵌有“琉球墓園”四塊碑刻，歇山狀牆帽覆蓋着綠色琉球瓦，細節間透着獨特的文化交融感。

走入園中，10座墓葬錯落分布，多為單人葬，漢文墓碑清晰標注着墓主身份，從進貢使、朝貢通事，到封貢貿易商人、進貢船船主、水手，再到留學生與漂流至福州的琉球難民等。這些墓葬形制簡樸，呈靠背椅樣式，由供案、碑牌、龜形土封寶頂、墓手、墓裙五部分構成。“琉球墓葬的形制，與明清時期福建通行的龜形墓大體一致，且記載墓主辭世時間均採用中國年號。”福州市文物局文物保護工程專家邱守廉指出，這種形制與文字細節的共性，正是中琉文化交融的直接見證，而這份交融，早已借着宗藩關係的紐帶生根發芽。

早在明代，朝廷便為接待琉球人設立專門驛館。永樂三年(1405年)，明成祖在泉州建立來遠驛，但因琉球船隻多停靠福州，成化八年(1472年)改在福州設懷遠驛，并廢止泉州來遠驛。後為與廣州懷遠驛區分，福州驛館更名為“柔遠驛”，專門接待琉球朝貢使團與貿易人員。

“‘柔遠驛’之名取自《尚書·舜典》中的‘柔遠能邇’，寓意‘優待遠人，以示朝廷懷柔之至意’。”邱守廉介紹，早期柔遠驛規模龐大，不僅是琉球使者、商人的居所，也是貢品與商品的儲存地，更是中琉貿易的核心場所。每次琉球使臣來貢，清政府會

批准十家琉球商人在此開展貿易，這些商人還常作為中間商，將日本及東南亞的金屬制品、寶石、香料、藥材等輸入中國，同時把中國的木材、紡織品、瓷器、茶葉、手工藝品銷往海外。

除了貿易功能，柔遠驛還是琉球自費留學生“勤學人”的學習陣地。明清時期，琉球留學生分“唐監生”與“勤學人”兩類：唐監生為官費子弟，多為王室貴族，赴北京、南京國子監深造，費用由中國政府承擔；勤學人則是自費求學，人數多于唐監生，多來自琉球各地士族與工匠家庭，他們在柔遠驛延師學習，內容涵蓋儒學、天文、歷法、農業、手工業技術等。

“柔遠驛走出的勤學人，對琉球發展影響深遠。”邱守廉舉例道，琉球首位歷法編寫者金鏞、頒行《大清時憲歷》的蔡肇功、18世紀法司官蔡溫、將福建番薯栽培技術引入琉球的留學生總官野國、康乾時期畫家據自謙與查康信，都曾在福州柔遠驛求學。

不僅如此，明朝還助力琉球發展航海與貿易。洪武二十五年(1392年)，朱元璋從福建選派擅長造船與航海的“閩人三十六姓”移居琉球。這些移民不僅帶去先進的造船技術，幫助琉球打造能遠航的“唐船”，還在當地擔任要職，他們的姓氏在琉球(今衝繩)延續至今，成為兩地血脈相連的鮮活證明。

## 古迹煥新 中琉情誼的薪傳與回響

踏入福州臺江區新港街道瑄後街，青石板路盡頭，黛色門楣上“柔遠驛”三個金漆大字仍熠熠生輝，像一塊浸了市井烟火的琥珀，將400年前的海絲潮聲與官驛燈火，妥帖封存在院落深處。

今年3月24日，這座曾在明清時期接待琉球貢使的“國賓館”，迎來了時隔33年的全面修繕。“此次修繕不祇是修補破損，而是涵蓋本體結構加固、保護性設施增設以及周邊配套地塊的環境整治，核心是最大程度保留古迹原貌。”福州市文物局文物修復與

利用處工作人員介紹，經過5個月施工，修繕工作已于8月順利完工，目前館內正緊鑼密鼓推進內部展陳布置。

位于福州市倉山區的琉球墓群，也是長期守護的重要對象。該墓園繼2013年補修破損構件、2015年優化周邊綠化、2023年完善防護設施後，去年，福州市文物局再度牽頭推進新一輪修繕，通過修復開裂墓丘、翻新磨損步道、為墓碑做專業防風化處理等系統性工程，全方位改善墓園本體與周邊環境。

如今，這座安葬着琉球罹難者的墓園，不僅保持着整潔莊重的風貌，更成為衝繩民衆來閩尋根祭拜的重要場所，為跨國情誼築牢堅實的情感載體。

平潭鐘門琉球墓群同樣得到精心照料。2023年6月，平潭針對鐘門琉球墓群啟動修繕工作。“本次修繕我們主要對墓園本體按照考古調查所確認的形制、規格進行修復；明確墓園保護範圍，在周邊建設亂毛石圍牆以抵禦降水與海風侵蝕，同時修整墓園周邊沙灘與墓園的山間小路，將其改造為管理步道，兼顧文物保護與日常管護需求。”平潭考古遺址公園保護與發展中心工作人員李曉君說。

長期的守護讓古迹不僅重煥生機，更成為當代中琉情誼薪傳的“活載體”。今年7月，閩琉歷史文化分享交流會在福建華僑主題館舉辦，琉球福州十邑同鄉會成員、“閩人三十六姓”後裔、日本華裔青少年等海外代表，與閩琉文化研究專家、福建僑界及企業代表齊聚一堂，回溯“貢船貿易”“學子留閩”等歷史淵源，共同探討如何以文化為橋，續寫福建與琉球友好往來的新故事。

同年4月，琉球福州十邑同鄉會參訪團在倉山琉球墓群祭拜後，還與福建茶人共赴“茶香之約”——他們圍坐于古驛旁的茶桌前，品鑒武夷岩茶、福州茉莉花茶，聽茶人講述明清時琉球貢使攜帶福建茶葉回國的軼事。中琉青年的互動更給這段跨越時空的青誼注入青春活力。今年6月，琉球大學副教授中村春菜率22人青年代表團訪閩，一行人在倉山琉球墓群聆聽百年前的交往故事，在長樂梅花中琉文化館追溯“閩人三十六姓”的遷徙記憶。

2023年7月，衝繩知事玉城丹尼以琉球傳統儀式祭拜倉山琉球墓群。他身着深色正裝，手持錢香，在墓碑前靜靜佇立，還逐一查看修復後的墓體，向守墓人深深鞠躬致謝，用行動傳遞對歷史情誼的珍視。

這份共鳴在“閩人三十六姓”後裔聚居的衝繩久米村同樣濃烈。每年孔子誕辰，當地舉辦的釋奠祭禮滿是文化融合的印記——禮官用中文誦讀祝文，延續漢字文化的共通記憶；樂師奏響源自福建的御座樂，讓閩地音律與琉球傳統相融，兩地文化在此交相輝映。

從平潭鐘門琉球墓群旁掠過的海風，到倉山琉球墓群裏虬結的榕樹，再到柔遠驛檐下流轉的光影，福建大地上的琉球遺迹，早已不是冰冷的石頭與磚瓦。它們在一代代人的修繕與守護中留住歷史溫度，在一場場跨國交流中傳遞情感火種，既是“過去的見證者”，更是“未來的連接者”。這份綿延數百年的緣分，在古迹煥新的回響裏，被續寫得愈發綿長。



修繕後的平潭琉球墓群(資料圖片)



琉球青少年在福州柔遠驛參觀。肖榕攝